

## 一首诗的分解

我被你问，你的指甲像什么。

它的颜色渐变，从指尖的绛紫，到上面的浅色，逐渐被指甲原本的颜色吸收。指甲原本的颜色是什么，如果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肉色或者白色，然后在提问者反馈前回想起曾经使用过的调色板，我就会立即羞愧难当地否定之前的回答。它本身应该是一种淡色，这里的淡不是指它相较于黑更贴近白，而是半透明的、没有自我的颜色，只是把它所覆盖的指头的颜色、肤色，略微渲染一下，使得它不那么不可置疑，然后投入光影下。

这种朦胧的肤色就是你指甲渐变色的另一端。

你的指甲上还有斑驳的、反光的点，这些廉价的颗粒像是远离文明的原始人，即使是和最简陋的火光，也能起舞，还能唱出没有曲调、但是高亢的歌。它们裸露的肌肤在火的熏陶下渗出涔涔的汗，汗珠也映射着火光，斑驳地、断断续续地照耀着。

我被你问，你的指甲像什么。

你说，你的指甲的主题，是蓝莓冰沙；我说，你的指甲像夜空。

我说出我的联想时，经过了审慎的考虑。虽然夜空是我一下子就想到的，但是它是一个太容易被联想到的主题。看到黑色，我想到夜空；看到闪光，我想到夜空；看到渐变色，我想到夜空；看到光和火，我不假思索地想到夜空。我想找一个别的联想，以表现出我的，或者至少表现出我在试图表现出，我仔细思考过了你的问题，但我又怕你听了深思熟虑后的奇异回答，嘲笑我是不是在故弄玄虚，为什么不一下子给出一个那么明显的答案。但使得这滑稽得以完成的最后一块砖石，是我想象力的枯竭，这迫使我不得不在经历了长久的联想以后，也只能给出那个我早在开始的一瞬间就想到的回答。我寄希望于这一回复的延迟性能够赋予这个单薄的回答以少许的尊严，能够暗示这个简单的回答并不代表我的敷衍，这背后蕴含了我苦恼的思索，以及更甚的、没有得到好答案时的，被加剧的苦恼。我像是被你逼着做一道两位数的加减法，一下子把答案填上显得我欠考虑；捏造另一答案显得做作，况且我也做不到；所以只能犹豫再三，再写上那个早就得到的结果。如果想让一个无辜的人被自己的思想折磨，莫过于找一个最单纯的问题，并以一种过度正式的方式向他或者她提出。

你问我为什么是夜空。

我如实作答：如象所示，深沉的背景、星星点点的光的碎屑，我只想到这一个比喻，一个形象但是平庸、平庸但是形象的答案。

你说柏油马路也是这样的，黯淡的氛围之下，粗糙的表面上有的部分正好倒映了路灯的清冷色泽，从远看也是相似的模样。

柏油路和夜空，我开始试图区分它们，但是我越试图在它们之间划分边界，它们就越发自主地、默契地在我所辛苦勾勒的单薄边界之外交融起来。当四月的寒风路过微敞的领口时，我的头盖骨、头盖骨的外侧就指向夜空，脚踩着的就是柏油路。但是这样的区分仅仅在我所站立的方圆上成立，在这条路旁的路灯的心不在焉的光晕涵盖不到的地方，譬如路边的阴影、那些充盈着草叶的躯干被碾断后飘扬的青翠气味的阴影，还有更远处的排列好的路灯的光亮、像星座一样呼吸着的光亮，填满了夜空和柏油路的边界，把柏油路的外延和夜空的编织在一起。

我就这样沦陷，被一个巨大的骗局包围。夜空和柏油路不仅在边界上交融在一起，它们在我所能以清醒但颤栗着的意识覆盖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交融在一起。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一个东西，被叫做夜空、被叫做柏油路、被叫做别的什么，把我包围在中间。我的意识注意到哪片阴影，它们就在哪片引用上分开，表现得很乖巧，但一旦我放松了警惕，它们又在哪

里融合起来，以无穷的狡黠和投机蚕食我的倔强。而我只是偶然地，出于不知道什么因缘地，站在这个帷幕的，此时此刻的这个角落，把脚踩的一块称作一个东西，把脚踩不到的一块称作另一个东西。我也许能够踏足，但是终究没有踏足的部分，我就已经没有勇气赋予它一者或是另一者的身份了，只能含混地假装视而不见。

又或者并不是一整个封闭的帷幕包围了我，而是一片铺在我脚下的夜色，再加上半空中的一面镜子。这样我也一样能脚踩着柏油路，并且心安理得地指认头顶的柏油路，称呼它为夜空。这一方案也并不会取消二者的对称性，它们仍然在地位上微妙地平衡着，因为在镜子的另一侧，距离镜子的距离跟我距离镜子的距离同样远的地方，也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我，脚踏着他的柏油路、我的夜空，指着我的脚下，说服自己，那里是我的头顶，那里是夜空。至于是那个镜子里的我指引着镜子外的我，还是反过来，也只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像关于梦境和现实的根本性讨论一样，它会退化到起源上对于概念指号的任意性上，而这种结构主义的源点也就是夜空和柏油路分歧的本质。我也不会因为被人称坐在镜子里写作而感到不安，因为这种指责也并不来自镜子以外。

你问我怎么知道哪里是柏油路，哪里是夜空。

我说你要试着跳下去，朝哪里坠落，哪里就是柏油路，另一侧就是夜空。

你说你在一楼，再没有跳下去的空间；你是地上的生物，没法感受坠落。

但是坠落可能已经被感受完了。活在地上的我们，活在柏油路上和柏油路边的我们，我们的父辈、父辈的父辈，都没有体验过坠落。在我们作为人的集体记忆开始的时候，坠落就已经结束了。我们的现在，是坠落的完成时。如果把目前的处境当做坠落的结果，那么柏油路和夜空的区分是很显然，并且不容辩驳的。人不能向天空坠落、不能倒在天空上，只能跪在大地上、跪在柏油路中央，他的血只能流淌在柏油路上，顺着柏油路面粗糙的纹路，勾勒出江河和沟渠，兴许有一支能流淌到柏油路边的阴影里，成为春天的养分，滋润某些草木的根系。那样当它们被折断，当草香从拦腰的创口弥散开时，他的血也就弥散开。四月春风，且绿且红。

再看你的指甲，它晶莹地闪着光，闪着台灯的白色，冰凉地。紫色从指尖淋灌而入，前段染色最深，到指甲根处变浅，还原到指甲自己的颜色。

我想起冰沙，刨出来的一捧，在阳光或者无论什么光下，像钻石一样闪耀，也像它一样短命。深色的果浆倾倒下时，果香，不同于野蛮的草香，已经浓缩、浓郁、柔和了的它，以众多倍于草香中的地上动物血液的浓度，从灌溉处到容器底，给冰沙染上颜色。

我称赞你的指甲，称赞它的主题，称赞赋予它主题的人，它像极了蓝莓冰沙。